

赤子之心的纯度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岚

在巴基斯坦的世界中,“三杯茶”,是巴尔蒂人交朋友的方式。
敬上第一杯茶,你是陌生人;
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
第三杯茶,你是我们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
当摩森顿攀登 K2 峰迷路,科尔飞村居民拯救了他的生命。当地的居民生活艰困,糖是如此稀少珍贵,他们却为他煮了甜茶,让他恢复力气。此后,从第一杯茶到第三杯茶,从陌生人到愿意以生命守护彼此,“三杯茶”代表的是他们之间珍贵的信任,更是一生的承诺,也是一个旅人,改变世界的开始。



《三杯茶》[美]葛瑞格·摩顿森 [美]大卫·奥利佛·瑞林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



嘉涵,布劳渡河谷第一位接受教育的女性。
大卫·奥利佛·瑞林 摄

生在敌意里的孩子诡诈,生在爱里的孩子纯真。而故意象侵袭之种,会沾住人的灵魂,纠结人的命运,从一块心田被带到另一块心田。最后,繁茂蕨蕤地长出无数芒刺,在人心和人心之间。
与胸怀里揣着一只刺猬的人相处多么痛苦,而刺猬之心的人,本身又何尝安乐? 我的孩子,我必定要叫他在爱中成长,长成一个如葛格瑞·摩顿森那样的人。
《三杯茶》与其说是一本传记,不如说是一个传奇,它是一个男人仅仅凭借一颗赤子之心,赤手空拳地征服这个冷酷如石的世界,于长满荆棘的浮华人世间接证明爱与纯真的力量如神迹一样无可阻挡的见证。
在这个男人的传奇故事之始,谁也无法想象,一瞬间迸发的爱,能在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时光雕刻下,长成这样伟岸的丰碑呢?
葛格瑞·摩顿森是一个登山爱好者,职业护士。在他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次失败过程中,意外流落到喀喇昆仑山深山之巅的一个小山村里,极度虚弱且受伤的他,受到了村民倾力的照料款待,他们以村落里最贵重的奶茶招待他。在茶里,他们放上了最宝贵的砂糖,直到他身体康复。
村民们什么都缺。连他遗落下的废尼龙绳,都被拆成纤维,小心被编织到衣料中去。孩子们那被外人看来十分美丽的姜黄色头发,是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形成的——他们最缺的不是营养,而是学校。
这个村庄有近 600 年的历史,600 年来,村里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用两只手数清楚。他们没有学校,孩子们在露天上课,一个和其他村庄共同聘请的老师每周来村子里 3 天,在呼啸的风中,依着岩石,教孩子们读书。老师不能来上课的那 3 天里,孩子们就自己集中在空地上,用树枝在沙地上划划写写,温习功课。

他们在风中读着仅有的几本书,细小的身影映衬在喜马拉雅的天空和巨岩之间。
饮下奶茶的葛格瑞·摩顿森下了一个决心:我要为这个名叫科尔飞的村庄,建造一所学校。一所认真的、坚固的、永久的学校。
在科尔飞的村民来看,每一个白人仿佛都是大富翁,他们的口袋里有掏不完的巧克力,绿钞票。葛格瑞·摩顿森直言相告:他是一个穷人。在美国,他甚至都租不起一间象样的房间,让自己的护士工作之余能有一个舒适的休息之所。多数时候,他下了班,就住在自己祖母留下的红色小轿车上。
以前,他攒下每一美分来征服山脉。现在,他要攒下每一美分,来完成在喀喇昆仑山山巅的学校。按照他的收入,最多只能攒下供自己来回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旅行费用,而建造一所学校的木材、水泥、钢材等等,总预算为 2 万美元。
2 万美元,约等于 14 万元人民币。
在中国,这是一辆家用型轿车的价格,也可能只是某些富豪一餐饭的消费金额。在美国,后来成为摩顿森的主要赞助人的亿万富豪在签出支票时,淡淡地说:“你知道吗?我那些该死的前妻一个周末就要花这么些钱。”

他继续启程,继续建设学校,在遥远的巴基斯坦。此时他已经找到真爱,一个支持他、理解他的杰出女性。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但这一切不能阻挡他持廉价机票往返于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
这男人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圣人,是这个世界纷扰之外的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不代表、不介入任何势力,如果他非要代表一种势力,那就是:爱。大爱无疆。
承托这样的爱是需要绝对纯净的心灵的。在这样一种极端冲突的局面里。即使是绑架他的恐怖分子,最终也被他的无辜、平和、诚挚所感动,为他捐款,让他继续建立学校。
终于有一天,美国人也被他感动了。心灵之间的沙漠不是导弹能够消弭的,只有泉水和爱才能将之变为绿洲。
他成了美国人的新英雄。诅咒过他的人改为崇拜他。辱骂他的人纷纷向他捐款。
于是,爱又一次战胜了。惟有爱才能救赎,这个挂在每个人嘴上的浅显道理,为什么总是一再被遗忘呢?总是要一个圣徒身体力行地再三示范,闭塞的心灵才能再次开悟?
也许,是因为浸染在尘世里的我们,心灵的纯度,远远不够。也许我们也需要像摩森顿一样,一喝再喝,三杯茶。

作者

葛瑞格凭《三杯茶》与村上春树分获 2007 年第 11 届桐山环太平洋图书奖。
他 1958 年出生在明尼苏达,3 个月时随父母到坦桑尼亚,十几岁又回到美国。他原是登山家,1993 年,他因救援同伴,攀登乔戈里峰失败,后被巴尔蒂人救起,从此和当地人结下深厚情缘。为兑现给巴基斯坦穷困的村庄建学校的承诺,他辛苦奔走,历时 12 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建了 60 余所学校。目前他是中亚协会负责人。
大卫是个游历世界的专栏作家,其作品获奖无数。



通往布劳渡河谷的唯一道路因山崩中断,科尔飞人在谢尔·塔希的带领下徒步 18 公里山路将学校的屋梁背回村里。
葛瑞格·摩顿森 摄

读史札记

看充满戏谑的金庸小说《鹿鼎记》,只记得不识字的韦小宝用力地记天地会的见面秘诀:“地震高冈,一脉溪水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每一次看到此处,便觉得金庸先生塑造人物过于文学化了,像韦小宝这样一位不学无术的市井达人,却要他背诵如此文绉的暗面暗号,是有些为难了。难道不能换一句更适合他身份的吗?譬如“小狗汪汪汪”之类的。
然而,阅读万卷出版公司的《中国通史》第八卷清史卷,才知道,在清初,天地会等民间起义是确切的。而且,连这句接头暗号也是入史的。
至此,我终于理解金庸了。既然安排韦小宝入天地会,做了青木堂的堂主,那么,自然,也要背诵这两句酸酸的诗句了。
历史书常常被肢解和误读,《三国演义》的流传验证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娱乐倾向。这是不能原谅的历史传统。若是我们的后人,对前世的历史,没有正当的门径可以进入,所有的通道都是旁门斜径,或者私密野史。
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将会出现断裂,历史的河道里塞满了无知者的解读和戏说,那些为了取悦部分人欢欣的历史叙事作品成为横亘在河流中的石头,不仅仅阻碍了历史河流的绵延,也阻挡了普罗大众对历史主线的抚摸与归纳。
《中国通史》的编辑是一次疏通历史河道的行为,编辑者首先一改历史教材的呆板和意识形态模样,翻开以后,文字简洁却又优美。
在第八卷(清卷)中,除了清王朝开始之前的细致介绍,以及康乾盛世的因果延续。还分类介绍了清朝的文化、科技以及思想艺术史的发展。
满清入关之后,在生活习俗及服饰发式上,强制推行满族传统的服饰及发型,必须留辫子。“剃发令”还一度导致民变,一些有科举功名的前朝书生们,在各县府学的明伦堂(相当于现在的报告厅)共同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然而,清政府却出台相对的强硬措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一方面在民族自尊上削弱汉族传统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满清政府又重视吸纳汉族传统文化,他们注重文字修养,任用汉族官员,大修《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然而,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熟知了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所以,他们更注重防范汉人的反清思想。自康熙末年,清朝屡兴文字狱,动辄株连九族,所以使得大清的文人们不敢在思想上有任何主张。八股文盛行,考据、义理和辞章成为清朝科举选人的重要依据。科学技术被弃之荒野。
所以,当时间来到 1795 年,乾隆在朝会听科举考试的汇报,发现竟然参加京试的举人中有 116 人超过了 80 岁。而这个时候,蒸汽机已经出现近 30 年。
强大而热烈的康乾盛世已经埋下了衰弱的伏笔。
乾隆 80 大寿的时候,英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一个 700 人的使团为乾隆贺寿,这个使团里的成员有:外交官、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师、画家等。使团所带来的礼物更是让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傻了眼: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气压计、蒸汽机、有弹簧垫可以减震的马车,甚至还有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迫击炮等先进的新式武器。
但是,带了这么多礼物的使团,却被乾隆连骂带踹地踢出京城。首先乾隆不同意和英国人做生意,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英国使团想为乾隆表演热气球升空,结果乾隆大怒,说是上天乃是神仙居住之所,凡人怎么能随便上去打扰。最让乾隆帝生气的还不是洋鬼子模样奇怪,不懂得三跪九叩的礼节,而是马戛尔尼竟然用一个叫做地球仪的东西说大清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只占世界极小的一块。
以前读清史,总以为康乾盛世,而接下来的大清皇帝中庸无能。然而,河流的堵塞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仔细阅读中国通史,会读出萌芽生长的好坏总与所种植的土壤环境关系密切。若不是清政府为了防范汉人,故意重八股而轻经世致用。那么,思想活跃的大清政府绝不会闭关锁国百余年。
文化发展的偏执,导致了举国科技的落后。而落后的科技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才发现,世界早已经不是以大清为中心了。那些洋枪洋炮可真了是了不得。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打通历史河流的淤堵



《中国通史·清卷》
李伯钦、李肇翔主编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年 2 月